

### 徐巧琼

8月28日清晨6时，宁海县越溪乡群英塘养殖基地内，养殖户徐叶军正在撑筏喂虾苗。他左手持竿，右手掌瓢，胳膊一挥，瓢里的饲料纷纷撒入水中。

徐叶军是西溪人。几年前，他承包了这个面积17亩的养殖塘，养些对虾、青蟹、蛭子，扣掉成本，每年能赚个七八万元。“群英塘是我的第二故乡。我爷爷在这里筑过塘，爸爸在这里种过庄稼，现在，我也来这里养水产了。”

在群英塘，像徐叶军这样的“塘三代”，还有很多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和他们的祖辈、父辈，不怕苦不怕累，锤炼出顽强拼搏的筑塘精神。

### 缘起

在宁海县地图上，曾有块行政区域，叫西溪乡。西溪乡隶属黄坛镇，位于大山深处，交通极为不便。在很多宁海人眼里，西溪人属于“山里人”。

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路数。自1980年起，每年重阳节一过，村里的喇叭一叫，每个村的大会堂门口，就会出现长长的队伍，男女老少提着蛇皮袋，排队领柑橘领棉花票领布票。

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些福利令人眼馋。福利从何而来？来自越溪乡群英塘。

谁能想到，这些“山里人”居然在遥远的海边，筑起近2000亩海塘，过起了“靠山吃海”的日子。

这，就是我要讲的筑塘故事。

西溪人的筑塘史，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。那时，西溪乡还是西溪公社，下辖徐家、沙地、方田等14个大队。我所在的徐家村（当时称徐家大队）属山区，没啥土地资源，乡亲们以做土纸、烧炭为生，只有少数人种地。1955年开始，人口猛增，大队里的人均耕地面积愈发显得可怜，村民动不动就得向其他地方借粮、借番薯干。徐家大队的干部们动脑筋、托熟人，巴望着能寻到一条活路。

没承想，这条活路，自己找上门来了。

徐天林是从徐家“走出去”的文化人，读过书，路数广。那天，他与越溪公社的一位朋友聊天，说着说着，话题扯到耕地上。朋友说：我们越溪有块滩涂，要是筑了塘，还可以种点东西，听说县里也有规划，就是缺少筑塘的人。你们有没有兴趣？

这不正是睡醒遇到枕头吗？徐天林一听，转头就将情况告诉了大队领导。如今80多岁的俞成友正是当时的书记，他听了后蠢蠢欲动，连夜随同大队长徐运涛，召集三名小队队长商量：大家也晓得，我们资源就这么点儿，现在人口多，再也没办法向山要粮，只能向海要粮了。

队长们全部举手赞成，通过这个方案。接下来，是征求上级意见了。听取汇报后，时任公社书记胡方良一夜没合眼：不光是徐家大队，公社其他13个大队，无一不面临着“人多地少”的困境啊！

次日天一亮，胡方良通知各大队书记前来开会，讨论筑塘事宜：这件事，越溪公社的朱青云书记相当支持，准备划给我们大片滩涂。事情是好事，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，筑还是不筑，你们自己定。

筑，还是不筑？大家商量来商量去，茶水喝了一碗又一碗，土烟燃了一支又一支，到最后，有9个大队书记拍了板：筑！

参与筑塘的9个大队中，徐家人口最多，胆也最大，公社分来1750亩塘地，徐家扛了700亩。而慷慨的越溪人民，也给予了西溪人最大限度的帮衬：不但分享海塘资源，还提供柴、手拉车、毛竹等筑塘辅材。

事情敲定后，徐家大队随即做了分工，徐运涛和俞成友，一个守家门，负责物资供给及筑塘劳力分配；一个奔前线，带领社员筑塘围涂。1974年，全体壮劳力从西溪赶赴越溪，正式翻开“山里人筑海塘”的篇章。

### 筑塘

话说这西溪和越溪，一个位于宁海西面，一个地处县城东面，相距70多里。没有车辆，路不好走，是社员们面临的头一个难题。但大家都是苦出身，只要有地种，吃再多苦，也不怕，一个个拍着胸脯保证：没车就没车，我们还有硬

脚板，自己走着去。

就这样，天没亮，西溪人就推着独轮车，揣着干粮，结伴上路了。一路上，不是小路就是山路，有时根本没有路。晴天，无风，一个个走得全身冒汗；起风了，黄沙扑面而来；下雨天，地上全是黄泥浆，走着走着，就成了泥人。有些人走久了，汗一出，大腿内侧被沾满泥巴的裤子磨得又红又肿，走几步，就刺心一样痛，干脆脱掉衣裤，围在腰上，光着身子继续赶路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会在天黑前到达越溪公社所在地，届时再坐渡船，抵达位于海边的亭头大队，前方的滩涂，就是筑塘的地方了。

筑塘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。西溪人跟山打过交道，跟庄稼打过交道，但跟大海打交道，还是大姑娘上花轿——头一回。

当时一起筑塘的，还有越溪的几个大队，越溪人有经验，也热心。大家就跟着越溪人，设法跟大海套上交情，逐渐捋顺了它的脾气：涨潮了，大伙休息，退潮了，大伙挽起袖子齐上阵。

那几年，台州黄岩有群专门筑塘的小工，专业性强、舍得花力气。为提高效率，成友书记找到黄岩的包工头，双方签下协议，由黄岩人负责筑塘，徐家堵港。

此时，附近的胡陈港正好堵港结束，有闲置资源。社员们就去胡陈港，一边取经，一边借来手拉车、铁笼，运到越溪，准备堵港。

堵港，就是在海港内抛下石头，筑起石墙，堵住港口，待人工围成一道海上长城后，里边的海涂慢慢干透，就成了耕地。那些年，没有先进的机械设备，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，大伙儿只有用不完的力气和一腔“向海要田”的勇气。

海港中，架起了一个个铁笼，绕上钢筋铅丝。大家放炮碎石，再将岩石塞进麻袋，用独轮车拉到海边，扛入漏底船内。装满麻袋后，船缓缓开到港口旁，一按机关，麻袋就“扑通”一声，掉进了铁笼里。

“社员们干劲可足了，一个个就像不要命似的。”提起40年前的事，成友书记至今记忆犹新。

当时，我伯父徐士明40来岁。伯父在家排行第二，干起活来，却是个“拼命三郎”。一天傍晚，天色已暗，他仍在海边运石头，为了赶进度，伯父拉着独轮车，使劲地来回奔跑。谁知一个用力过猛，连人带车翻进海里。

伯父当过兵，水性很好，但当时正值寒冬，他穿着大衣棉裤，戴着棉帽，被水一泡，身上衣物就重如铁铅了。刚好又遇到涨潮，一阵海浪卷来，他随着浪潮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大伙儿急红了眼，打着手电筒，到处去找船。黑咕隆咚的，只有一艘环掉的船，停在港口已有一段时间了。抱着死马当活马“用”的念头，一位社员跳上船，尝试着摇动发动机。也是伯父命不该绝，一直默不作声的发动机，那天居然“突突突”响了几下，启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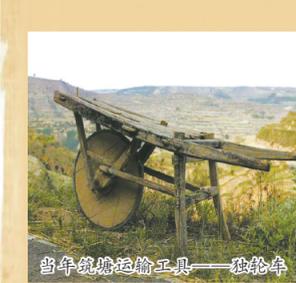
大伙开着船，四处寻找伯父。黑夜里，又是雨又是雪又是风，滚滚波浪里望不到一丝人影。大家仍不死心，继续沿着海岸线，一路找过去。终于，一个多小时后，有个黑点出现在大家视线里——好像是个人。只见浪潮中，那人不停地翻滚，拼命地游向岸边，可这边游过来，那边一个浪拍过去，又把他冲走了。成友书记瞪眼一瞅，是士明！手一挥，大家马上调整方向，小心翼翼地靠过去。船头，成友书记双膝跪地，对准目标，抛出铁钩，伯父伸出手臂，刚好接住。船上，五六条壮汉一齐发力，拉！“翻大猪”一样，把我伯父拽了上来。

上岸后，伯父头灰眉毛全是冰霜，身上的冰碴子噼里啪啦掉了一地。大伙赶紧把他架到食堂，烧上一塘旺旺的火，连烤了几个小时，



# 群英塘壮歌

## ——宁海西溪乡民筑塘纪实



当年筑塘运输工具——独轮车



2015年前后兴建的新标准海塘



徐士明夫妻俩



徐天泰和他的越溪媳妇朱杉杉



来自寒冷的养殖户，天清早就在忙碌

总算把浑身湿透的伯父烘干了。

1750亩海塘，西溪人筑了倒，倒了筑，反反复复，筑了整整3年。到1977年，总算围涂成功。

分配给徐家大队的700亩塘地共有两大块，靠近海边的300余亩，被村民称为“下三百”，离海远一些的300余亩，叫“上三百”。“上三百”“下三百”筑成后，徐运涛组织社员，种上一种当地人叫做“塘柴”的植物，去除海涂中的碱分。3年后，拔了塘柴种大麦，又过了一年，割了大麦种棉花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大家插上橘树苗，撒下西瓜籽，作物越长越旺。南瓜、棉花一望无限，韭菜上落得比小麦还要高。与此同时，一座座棚屋、楼房拔地而起，小店、菜摊一应俱全，俨然又一个徐家公社。徐家人用勤劳的双手，把越溪群英塘打造成第二个家园。

人手不够，越溪人也过来帮忙。就在共同的劳动中，相距70多里、原本陌生的两地人，感情越来越深。

1988年，徐家人徐天泰去群英塘管理所上班，认识了朱杉杉——一位活泼开朗的越溪姑娘，两人越聊越投机，几年后，牵手成功，结为夫妇。

同样当上越溪女婿的，还有徐天禄、徐天球、徐天道、张祖友……

越溪女子的聪慧勤劳，给西溪人留下了好印象，彼此间越走越近，关系也越来越好。先是互认

呢？

无论如何，日子还得继续过。没多久，西溪人又起了重新筑塘的念头。干部、村民们多方奔走呼吁。最终，围涂计划提上了日程。

当年10月，西溪各大队发动民众抢险堵口，男女劳力踊跃参与。徐家村3个小组，分成14个小组，轮流换班，向越溪出发。新一代西溪人，开启了新的筑塘历程。

善良的越溪人，再次向村民伸出援手。那一年，他们自己受了灾，日子也难。但听说西溪人要来修塘，还是腾出房子，供大伙烧饭、休息、吃住。

父亲开过多年车，得知修筑海塘需要车辆以后，自掏腰包，专门买了辆货车，一天几趟，义务运送物资与村民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务工经商已成为很多村民的主要营生。但修塘是村里的头等大事，一轮到自己，务工的向厂里请了假，经商的关了店铺，积极加入修塘的队伍里。

台风过后的群英塘，留下一个个缺口。海水肆意出入，用竹木填塘，根本堵不住缺口，涨潮了，潮水一冲，竹木就被冲得不见踪影，缺口反而越来越大。

“缺口太深了，竹木起不了多大作用，还是要放炮。”俞成友跑到群英塘管理处，说服了管理处的负责人童相本、杨益高，拿到岩头爆破用的炸药，开始放炮取石。

20多年前的堵港，再次在群英塘上演：手拉车运来一块块大岩石，投进缺口，外面叠上草包麻袋，再用土工布放上烂泥，围了一层又一层。就这样堵了一天又一天，潮水终于被拦住了。

事后，有位前来视察的领导感慨万千：徐家的缺口最深，但徐家人完工最早，质量也最好了。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

这其中，除了各级部门的支持以外，主要归功于徐家人的吃苦精神。筑塘时，男劳力一马当先，拉车运石从不停歇；女同胞也不甘示弱，迎着风冒着雨，在滩涂上忙个不停。筑塘、围涂、烧饭、运输，大家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。白天筑塘，晚上就睡在越溪东白茆。海风吹，日头晒，没几天，黄皮肤变成了黑炭头，但见着堤坝一天天合拢，大伙儿看在眼里，乐在心头。

从西溪到越溪，大货车、拖拉机来来回回，运来了毛竹、树木、柴，运来了“黄皮肤”，送走了“黑炭头”，从早运到晚，从初秋运到冬末，直到修塘成功。

百年一遇的“温妮”台风，给整个宁波带来的危害是灾难性的。不仅是群英塘，全市沿海各地的海塘都受到冲击，普遍出现沉降、渗漏、水闸损坏等情况。为此，宁波举全市之力，兴建了440多公里的标准海塘线。并在随后的几年里，进行全面的维修加固，从旧塘改造，到混凝土加固，不断完善，终于形成了如今拦潮挡浪的钢铁长城。

遗憾的是，因耕地遭海水浸泡，群英塘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，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了，西溪人把目光投向经济效益更高的水产养殖。于是，通过公开招标，将土地承包给养殖户，再按亩收取塘租费。

一块块耕地，被挖成一个一个养殖塘，一个一个养殖塘，成了一个一个聚宝盆：养殖户们上午网蟹，中午收虾收蛭子。收网时，蟹虾满仓，刚运到市场，就被抢购一空。村民们满载而归，养殖户笑逐颜开，而西溪人分到的塘租费，也远远高于往年的种植收入。

2003年，省重点工程——宁海县西溪水库工程开工，三千西溪人迁离故土，变为异乡客。祖祖辈辈居住的小山沟，成了县里的大水缸，往日人烟已荡然无存，唯有那越溪群英塘，依然是西溪人心中的“第二故乡”。除了日常维护，村民们还经常到塘地，看看曾经奋斗过的地方。时过境迁，当年的千亩耕田早已不在，但一个个养殖塘，却用另一种方式，生财聚宝。

本版摄影 徐建兵  
标题书法 陆爱国



今日群英塘养殖基地